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御史趙
敔奏稱內外風憲等衙門官員在外行事地方除重
事依式該寫奏本常事許寫題本不拘體式從
便書寫一節除在外衙門照依一體其奏外
今後京官公差在外應行事務照例仍依體式
害寫奏本若有緊急密切事情誠恐泄漏許寫
題本務要字畫真楷不許草率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成化三年四月二拾四日刑部等科左給事中毛洪等
題為陳言防患緝災事竊見虜酋毛里孩近年以來
潛住河套屢犯邊彊殺虜軍民動經萬餘搶掠頭
畜不可數計人心憤怨地方騷然究其罪惡可為痛
心後復往往大同因見边備頗嚴侵稼失利遂求通
好緩我兵機近雖假以進
貢來京其實欲覘國家之虛實觀政治之得失以為
從遠況其來
朝數內卒多中國被之人探聽事情無微不察國之人
防莫重於此
皇上正宜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動必由乎道德行必當乎
人心使彼黠虜見
皇上如此必將畏威懷德守信結加和無復敢犯我边彊矣

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正勘閱安危之時不可
少有輕忽於其間近見
皇上於退朝之暇頻事遊逸砲聲吶喊數聞於外
皇城之內最非所宜不惟人安驚駭
宗廟不安實使虜使聞知恐生輕忽之意甚非振德威服
夷狄之良算也況自近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濛
或大風激烈或黃塵蔽天及遼東地震宣府地震有
聲四川地震三百七十五次城堡倒塌地拆汲滾雖各
遠在他方實關
朝廷氣數如手足之疾必亦由心腹所致書曰惟吉凶
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春秋傳曰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似此變異非常抑亦人事所致推其理究
其占皆陽微不足以勝陰陰盛足以侵陽之象夷狄
侵中國亦其一事也況今兩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
直隸水旱之餘倉庫多虛公私俱困古人安不忘危
理不忘亂當此之時未可謂之甚安甚理也加之虜
冦在邊天變於上地震於下此正
皇上側身脩行思患豫防之時豈可少以逸樂為事乎
伏望
皇上上畏天戒下察人情中為
宗廟社稷重措必以重德自勉必以逸慾自懲崇儉約之
風致憂勤之意遊樂宴樂無益之事也必節之以養
聖躬金豆銀無名之實也必罷之以防國用尤於退朝
之後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
聖學必使心與理會身與道俱仍乞
勅在朝臣工同加脩省以弭災異如是庶足以解

皇天譴告之威慰人心懇切之望保壽命無疆之體而區
區膚的必不待戟而自服矣臣等又聞古之人
天子有爭臣七人所以能長保其天下今臣切濫耳目之
寄備具諫諍之官徒畏忤
聖情緘然自保萬一日後漸致
上於過差之地俾將來有不虞之事不得此隆堯舜
臣等雖萬死不足以贖尸曠之罪傳之天下後世謂
之何哉此區區為國
國之微誠如此伏乞
小廟審思俯從愚言誠
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不勝拳拳之至具題次日
奉
聖旨你每說均是當行的事朕自處置君臣上下宜同
加脩省以回
天意欽此
非言路建言沽名等項聽通政司六科奏駁究
治例
弘治元年八月初三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周　等
題為陳言脩省庫收制清吏司案呈該大理寺左寺
丞楊澄奏臣惟天將福人之國必先俾其君以大聖大
德俾登大位紹大業恢弘大一統之治又必於天休
滋呈之中疊降災異使之困心衡慮動其備者之
誠堅其志意所以愛之而福之者無乎不用其極故
忘水警予晷林禱旱天豈無心於堯湯乎雷風交變
雲漢為災天豈無意於成王宣王乎仰惟皇上嗣
祖宗之大寶遵